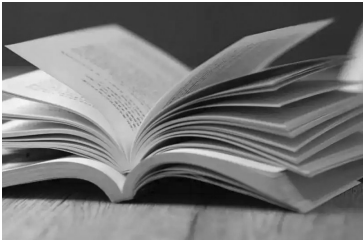


“文学淮军”擂台征文

第十一季

课本上的红叉叉

童谨表



春风十里，不如教书的你

程霖



那天下午放学，潘老师把我留了下来，教室里只剩下我俩。我翻看作业本，一道道红叉，全是我做的错题。我胡乱翻着本子，不肯停下来。

潘老师就坐在我旁边，翻着课堂笔记，找到前一天的内容，抬眼望着我问：“昨天的课听懂了吗？”

“我……我……”我支吾了几声，把头低下。

“你回不回答并不重要。”说完，她拿起红笔，在我的错题本上写了起来。她写得很慢，一边演算一边讲给我听。

“你看这里，你算的三乘以七等于二十一，对不对？”

我说：“是。”

“可是你忘了先算括号里面的数。括号里六加三等于九，再拿三去乘九——”

她停下笔，把笔递到我手上，说：“你来算。”

我接过笔，在草稿纸上写下： $3\times 9=27$ 。

“这就对了。”她说，“不是你不会做，而是审题不仔细，没有消化好课堂上的知识，把运算顺序给忘掉了。”

我望了一眼潘老师，赶紧把错题改过来。她接着翻到下一页，讲道：“你看这道题，是你没有理解好题意。”

这是一道苹果和梨的应用题。我读了一遍，脑子里乱糟糟的，没读懂。

“哪一块想不明白？”她问道。

“搞不清楚苹果和梨该怎么对比。”我说。

她没有直接给我讲题，而是从抽屉里抽出一张白纸，简单画了苹果和梨的小简图，又用铅笔画了两个方框，分别写上“苹果”和“梨”，再把题目里面的数字，一个个填进框里，然后问我：“这样能看懂吗？”

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并不是我算不来，而是我把题目想得太复杂，绕来绕去把自

己绕晕了。我说：“懂了。”

“好，那你自己动手写一遍。”潘老师说。

我做题的时候，潘老师就在一旁批改其他同学的作业。红笔划过纸面沙沙作响，听着这个声音，心里很踏实，仿佛身边有人守着，就不容易出错。

可我还是没有写对。由于一时疏忽，误把第五行的“38”写成了“83”。

潘老师仔细看了一遍，沉住气，轻轻把本子挪过去，拿着橡皮擦掉那个“83”，轻声说：“看完题，再做一遍。”

我把步骤一步步写在草稿纸上，这次做对了。

潘老师在我本子上画了一颗五角星，歪扭得好像被风吹了一样。我忍不住问她：“老师，你每天都陪我们改错题吗？”

她一边批改一边说：“也不是。只要你们有不懂的，我就会留下来。”

“那你累吗？”我问道。

她笑着说：“咋不累，可看见你们把错题改对了，就不觉得累。”

那天我改了一个多小时，天都黑了。潘老师打开灯，教室里一下子亮起来，我清楚地看见，她桌上那支红笔快用完了，杯子里的茶水还是满的。

我走出教室，走了好远，回过头看，教室的灯还亮着。

后来我读完小学，又上初中。潘老师一直留在那所乡村小学。我没再回去看她，但那个下午我一直记得。记得她把红笔递给我，让我自己再算一遍；记得她弯着腰，用手指点着我本子上的错题，一点一点给我讲。

那本子上的红叉叉，代表的不只是做错的习题，更是老师的耐心，让我思路更加清晰，记住课堂上的一点一滴。

这，才是我真正要学到的东西。

个子蹿得比我高出一个头。他挤到最前面，笑嘻嘻地说：“老师，我这次月考语文年级第一。”周围的孩子立刻哄笑起来，七嘴八舌地揭他的老底，说他在高中依然很调皮，同班的小王抢着说：“他中午还被班主任罚站。”小莫着急地去捂他的嘴，校门口的欢笑声常常引得路人驻足回望。

曾经朝夕相伴的孩子们，已然长大。他们把我围在中间，叽叽喳喳，你一言我一语，诉说高中生活的苦与乐，追忆初中的点点滴滴。这份滚烫的情谊，令我倍感幸福。我知道，今年的九月，他们依旧会如约守在校门口，等候我的身影。

而今年，距离教师节还有好些天，一个如今在北大读书的学生发来微信：“程老师，你在学校吗？我想来找你玩儿。”得知我正在休产假，他便说那就改日再聚。每到寒暑假他都会来看看我，总是带上一两朵向日葵，花朵的颜色明媚耀眼，像少年干净的笑容，也像他即将奔赴的明天。

岁月缓缓向前，永远不要小看教室里坐着的每一个孩子，假以时日，他们会成长成自己的模样。看着他们的梦想一点点照进现实，便是做老师最大的幸福。

教书的时光匆匆流转。同事常说，我们的日子不是按天计算，而是以三年为一个周期。一届学生毕业，转眼又迎来新一届少年。我像是站在时光里，身后有着无数少年奔向远方的背影。

我知道，今年的教师节，手机里必定会亮起来自天南海北的祝福。我也知道，有些孩子，依旧会在那个午后，守在校门口，盼着我的出现。

我的抽屉里一直放着一张教师节的贺卡，上面字迹清晰：“春风十里，不如教书的你。”

春风十里，不如教书的你——这句话，是少年写给我的，也是我想还给他们的。我留在这里，等下一阵风来。

讲台上的老师

高会丽

晨光在黑板边缘流淌
粉笔灰落成初雪的模样
您佝偻的脊背撑起整间教室
像候鸟守护着巢穴的暖

红笔在作业本上游走
圈出星辰也勾出月亮
教案堆成岁月的年轮
每一页都刻着未来的纹路

喉咙里是知识的清泉
沙哑的声线编织成网
捞起沉在心底的疑问
将懵懂淬炼成智慧的光

眼窝深陷着夜的痕迹
却盛满比朝阳更亮的期待
当粉笔头精准击中瞌睡
惊醒的不仅是迷惘的少年

您把青春切成等分的片段
日复一日传递着启蒙
额间皱纹是年轮的密码
解码出无数人生的可能

作业本摞成通天的阶梯
红墨水浸透每个深夜
您教着发间的霜雪
将它们播种成满园桃李

铃声响起时您总最后离开
拾起遗落的橡皮与梦想
月光浸透的备课纸上
还留着未干的墨香

当蝉鸣再次席卷盛夏
毕业照定格成永恒的枝丫
您站在时光的褶皱里微笑
看雏鹰飞向更辽阔的天空

老教师

蓝希琳

“老师——老师——”
那时候我刚入职
学生甜甜脆脆地
叫着我
我怯生生地应着

“老师——老师——”
三十多年了
耳畔响着的声音依然没变
我的容颜却变了
皱纹深了，笑浅了

记忆力衰退
好多名字记不起了
“老”的含义，我慢慢懂了